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八百九 史部

南史卷七十九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六十九

夷貊下

東夷 西戎 蠻 西域諸國

北狄

東夷之國朝鮮爲大得箕子之化其器物猶有禮樂云

魏時朝鮮以東馬韓辰韓之屬世通中國自晉過江泛海來使有高句麗百濟而宋齊間常通職貢梁興又有加焉扶桑國在昔未聞也梁普通中有道人稱自彼而至其言元本尤悉故并録焉

高句麗在遼東之東千里其先所出事詳北史地方可二千里中有遼山遼水所出漢魏世南與朝鮮獩貊東與沃沮北與夫餘接其王都於九都山下地多大山深谷無原澤百姓依之以居食澗水雖土著無良田故其

俗節食好修宮室於所居之左大立屋祭鬼神又祠零星社稷人性凶急喜寇鈔其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鄒加主簿優台使者帛衣先人尊卑各有等級言語諸事多與夫餘同其性氣衣服有異本有五族有消奴部絶奴部慎奴部灌奴部桂婁部本消奴部為王微弱桂婁部代之其置官有對盧則不置沛者有沛者則不置對盧俗喜歌儛國中邑落男女每夜羣聚歌戲其人潔淨自喜善藏釀跪拜申一脚行皆走以十月祭天大會其

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自飾大加主簿頭所著似幘而無後其小加著折風形如弁其國無牢獄有罪者則會諸加評議重者便殺之沒入其妻子其俗好淫男女多相奔誘已嫁娶便稍作送終之衣其死有槨無棺好厚葬金銀財幣盡於送死積石為封列植松栢兄死妻嫂其馬皆小便登山國人尚氣力便弓矢刀矛有鎧甲習戰鬭沃沮東濊皆屬焉晉安帝義熙九年高麗王高璉遣長史高翼奉表獻赭白馬晉以璉為使持節都督

營州諸軍事征東將軍高麗王樂浪公宋武帝踐阼加璉鎮東大將軍餘官竝如故三年加璉散騎常侍增督平州諸軍事少帝景平二年璉遣長史馬婁等來獻方物遣謁者朱邵伯王邵子等慰勞之元嘉十五年馮弘爲魏所攻敗奔高麗北豐城表求迎接文帝遣使王白駒趙次興迎之幷令高麗資遣璉不欲弘南乃遣將孫漱高仇等襲殺之白駒等率所領七千餘人生擒漱殺仇等二人璉以白駒等專殺遣使執送之上以遠國不

欲違其意白駒等下獄見原璉每歲遣使十六年文帝欲侵魏詔璉送馬獻八百疋孝武孝建二年璉遣長史董騰奉表慰國哀再周并獻方物大明二年又獻肅慎氏楛矢石砮七年詔進璉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餘官並如故明帝泰始後廢帝元徽中貢獻不絶歷齊並授爵位百餘歲死子雲立齊隆昌中以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營平二州征東大將軍樂浪公梁武帝即位進雲車騎大將軍天監七年詔爲撫東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持節常侍都督王並如故十一年十五年累遣使貢獻十七年雲死子安立普通元年詔安纂襲封爵持節督營平二州諸軍事寧東將軍七年安卒子延立遣使貢獻詔以延襲爵中大通四年六年大同元年七年累奉表獻方物太清二年延卒詔其子成襲延爵位

百濟者其先東夷有三韓國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弁韓辰韓各十二國馬韓有五十四國大國萬餘

家小國數千家總十餘萬戶百濟即其一也後漸強大兼諸小國其國本與句麗俱在遼東之東千餘里晉世句麗既略有遼東百濟亦據有遼西晉平二郡地矣自置百濟郡晉義熙十三年以百濟王餘映為使持節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將軍百濟王宋武帝踐阼進號鎮東大將軍少帝景平二年映遣長史張威詣闕貢獻元嘉二年文帝詔兼謁者閭丘恩子兼副謁者丁敬子等往宣旨慰勞其後每歲遣使奉獻方物七年百濟王餘

毗復修貢職以映爵號授之二十七年毗上書獻方物私假臺使馮野夫西河太守表求易林式占腰弩文帝並與之毗死子慶代立孝武大明元年遣使求除授詔許之二年慶遣上表言行冠軍將軍右賢王餘紀十一人忠勤並求顯進於是詔並加優進明帝泰始七年又遣使貢獻慶死立子牟都都死立子牟大齊永明中除大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大將軍百濟王梁天監元年進大號征東將軍尋為高句麗所破衰弱累年遷居南

韓地普通二年王餘隆始復遣使奉表稱累破高麗今始與通好百濟更為强國其年梁武帝詔隆為使持節都督百濟諸軍事寧東大將軍百濟王五年隆死詔復以其子明為持節督百濟諸軍事綏東將軍百濟王號所都城曰固麻謂邑曰檐魯如中國之言郡縣也其國之有二十二檐魯皆以子弟宗族分據之其人形長衣服潔淨其國近倭頗有文身者言語服章略與高麗同呼帽曰冠襦曰複衫袴曰褌其言參諸夏亦秦韓之遺

俗云中大通六年大同七年累遣使獻方物并請涅槃等經義毛詩博士并工匠畫師等並給之太清三年遣使貢獻及至見城闕荒毀並號慟涕泣侯景怒囚執之景平乃得還國

新羅其先事詳北史在百濟東南五十餘里其地東濱大海南北與句麗百濟接魏時曰新盧宋時曰新羅或曰斯羅其國小不能自通使聘梁普通二年王姓募名泰始使隨百濟奉獻方物其俗呼城曰健牟羅其邑在

内曰啄評在外曰邑勒亦中國之言郡縣也國有六啄評五十二邑勒土地肥美宜植五穀多桑麻作縑布服牛乘馬男女有别其官名有子賁旱支壹旱支齊旱支謁旱支壹吉支竒貝旱支其冠曰遺子禮襦曰尉解袴曰柯半靴曰洗其拜及行與高麗相類無文字刻木為信語言待百濟而後通焉

倭國其先所出及所在事詳北史其官有伊支馬次曰彌馬獲支次曰奴往鞮人種禾稻紵麻蠶桑織績有薑

桂橘椒蘇出黑雉真珠青玉有獸如牛名山鼠又有大虵吞此獸虵皮堅不可斫其上有孔乍開乍閉時或有光射中而虵則死矣物產略與儋耳朱崖同地氣溫暖風俗不淫男女皆露髮富貴者以錦繡雜采為帽似中國胡公頭食飲用籩豆其死有棺無槨封土作冢人性皆嗜酒俗不知正歲多壽考或至八九十或至百歲其俗女多男少貴者至四五妻賤者猶至兩三妻婦人不婬妬無盜竊少諍訟若犯法輕者沒其妻子重則滅其

宗族晉安帝時有倭王讚遣使朝貢及宋武帝永初二年詔曰倭讚遠誠宜甄可賜除授文帝元嘉二年讚又遣司馬曹達奉表獻方物讚死弟珍立遣使貢獻自稱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表求除正詔除安東將軍倭國王珍又求除正倭洧等十三人平西征虜冠軍輔國將軍等號詔並聽之二十年倭國王濟遣使奉獻復以為安東將軍倭國王二十八年加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

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將軍如故幷除所上二十三人職濟死世子興遣使貢獻孝武大明六年詔授興安東將軍倭國王興死弟武立自稱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七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順帝昇明二年遣使上表言自昔祖禰躬擐甲冑跋涉山川不遑寧處東征毛人五十五國西服衆夷六十六國陵平海北九十五國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葉朝宗不愆于歲道逕百濟裝飾船舫而句麗無

道圖欲見吞臣亡考濟方欲大舉奄喪父兄使垂成之功不獲一簣今欲練兵申父兄之志竊自假開府儀同三司其餘咸各假授以勸忠節詔除武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王齊建元中除武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鎮東大將軍梁武帝即位進武號征東大將軍其南有侏儒國人長四尺又南有黑齒國裸國去倭四千餘里船行可一年至又西南萬里有海人身黑眼

白裸而醜其肉美行者或射而食之文身國在倭東北七千餘里人體有文如獸其額上有三文文直者貴文小者賤土俗歡樂物豐而賤行客不齎糧有屋宇無城郭國王所居飾以金銀珍麗繞屋爲塹廣一丈實以水銀雨則流於水銀之上市用珍寶犯輕罪者則鞭杖犯死罪則置猛獸食之有枉則獸避而不食經宿則赦之大漢國在文身國東五千餘里無兵戈不攻戰風俗並與文身國同而言語異

扶桑國者齊永元元年其國有沙門慧深來至荆州說云扶桑在大漢國東二萬餘里地在中國之東其上多扶桑木故以為名扶桑葉似桐初生如笋國人食之實如梨而赤績其皮為布以為衣亦以為錦作板屋無城郭有文字以扶桑皮為紙無兵甲不攻戰其國法有南北獄若有犯輕罪者入南獄重罪者入北獄有赦則放南獄不赦北獄在北獄者男女相配生男八歲為奴生女九歲為婢犯罪之身至死不出貴人有罪國人大會

坐罪人於坑對之宴飲分訣若死別焉以灰繞之其一重則一身屛退二重則及子孫三重者則及七世名國王爲乙祁貴人第一者爲對盧第二者爲小對盧第三者爲納咄沙國王行有鼓角導從其衣色隨年改易甲乙年青丙丁年赤戊巳年黄庚辛年白壬癸年黑有牛角甚長以角載物至勝二十斛有馬車牛車鹿車國人養鹿如中國畜牛以乳爲酪有赤梨經年不壞多蒲桃其地無鐵有銅不貴金銀市無租估其昏姻法則壻往

女家門外作屋晨夕灑掃經年而女不悅即驅之相悅乃成昏昏禮大抵與中國同親喪七日不食祖父母喪五日不食兄弟伯叔姑姊妹三日不食設坐為神像朝夕拜奠不制衰絰嗣王立三年不親國事其俗舊無佛法宋大明二年罽賓國嘗有比丘五人游行其國流通佛法經像教令出家風俗遂改慧深又云扶桑東千餘里有女國容貌端正色甚潔白身體有毛髮長委地至二三月競入水則任娠六七月產子女人胷前無乳項

後生毛根白毛中有汁以乳子百日能行三四年則成人矣見人驚避偏畏丈夫食鹹草如禽獸鹹草葉似邪蒿而氣香味鹹梁天監六年有晉安人度海為風所飄至一島登岸有人居止女則如中國而言語不可曉男則人身而狗頭其聲如吠其食有小豆其衣如布築土為牆其形圓其户如竇云

河南宕昌鄧至武興其本並為氐羌之地自晉南遷九州分裂此等諸國地分西垂提挈于魏時通江左今採

其舊土編于西戎云

河南王者其先出自鮮卑慕容氏初慕容奕洛干有二子庶長曰吐谷渾嫡曰廆洛干卒廆嗣位吐谷渾避之西徙上隴度枹罕出涼州西南至赤水而居之地在河南故以為號事詳北史其界東至疊川西隣于闐北接高昌東北通秦嶺方千餘里蓋古之流沙地焉乏草木少水潦四時恒有冰雪唯六七月雨雹甚盛若晴則風飄沙礫常蔽光景其地有麥無穀有青海方數百里放

牝馬其側輒生駒土人謂之龍種故其國多善馬有屋宇雜以百子帳即穹廬也著小袖袍小口袴大頭長裙帽女子被髮為辮其後吐谷渾孫葉延頗識書記自謂曾祖奕洛干始封昌黎公吾蓋公孫之子也禮以王父字為氏因姓吐谷渾亦為國號至其末孫阿豺始通江左受官爵弟子慕延宋元嘉末又自號河南王慕延死從弟拾寅立乃用書契起城池築宮殿其小王並立宅國中有佛法拾寅死子度易侯立易侯死子休留代立

齊永明中以代為使持節都督西秦河沙三州鎮西將軍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梁興進代為征西將軍代死子休運籌襲爵位天監十三年遣使獻金裝馬腦鍾二口又表於益州立九層佛寺詔許焉十五年又遣使獻赤舞龍駒及方物其使或歲再三至或再歲一至其地與益州隣常通商賈普通元年又奉表獻方物籌死子呵羅真立大通三年詔以為寧西將軍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真死子佛輔襲爵位其世子又遣使

獻白龍駒於皇太子

宕昌國在河南國之東益州之西北隴西之地西羌種也宋孝武世其王梁瑾忽始獻方物梁天監四年王梁彌博來獻甘草當歸詔以為使持節都督河梁二州諸軍事安西將軍東羌校尉河梁二州刺史隴西公宕昌王佩以金章彌博死子彌泰立大同七年復策授以父爵位其衣服風俗與河南畧同

鄧至國居西涼州界羌别種也世號持節平北將軍西

涼州刺史宋文帝時王象屈耽遣使獻馬梁天監元年詔以鄧至王象舒彭為督西涼州諸軍事進號安北將軍五年舒彭遣使獻黄耆四百斤馬四足其俗呼帽曰突何其衣服與宕昌同

武興國本仇池楊難當自立為秦王宋文帝遣裴方明討之難當奔魏其兄子文德又聚衆葭蘆宋因授以爵位魏又攻之文德奔漢中從弟僧嗣又自立復戍葭蘆卒文德弟文度立以弟文洪為白水太守屯武興宋世

以為武都王武興之國自於此矣難當族弟廣香又攻殺文度自立為陰平王葭蘆鎮主死子炅立炅死子崇祖立崇祖死子孟孫立齊永明中魏南梁州刺史仇池公楊靈珍據泥切山歸齊齊武帝以靈珍為北梁州刺史仇池公文洪死以族人集始為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梁天監初以集始為持節都督秦雍二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武都王靈珍為冠軍將軍孟孫為假節督沙州諸軍事平羌校尉沙州刺史陰平

王集始死子紹先襲爵位二年以靈珍為持節督隴右諸軍事左將軍北涼州刺史仇池王十年孟孫死詔贈安沙將軍北雍州刺史子定襲封爵紹先死子智慧立大同元年剋復漢中智慧遣使上表求率四千户歸梁詔許焉即以為東益州其國東連秦嶺西接宕昌其大姓有苻氏姜氏梁氏言語與中國同著烏皁突騎帽長身小袖袍小口袴皮鞾地植九穀婚姻備六禮知書疏種桑麻出紬絹布漆蠟椒等山出銅鐵

書云蠻夷猾夏其作梗也已舊及于宋之方盛蓋亦屢興戎役豈詩所謂蠢爾蠻荆大邦為讐者乎今亦編録以備諸蠻云爾

荆雍州蠻盤瓠之後也種落布在諸郡縣宋時因晉於荆州置南蠻雍州置寧蠻校尉以領之孝武初罷南蠻併大府而寧蠻如故蠻之順附者一户輸穀數斛其餘無雜調而宋人賦役嚴苦貧者不復堪命多逃亡入蠻蠻無徭役强者又不供官稅結黨連郡動有數百千人

州郡力弱則起為盜賊種類稍多户口不可知也所在多深險居武陵者有雄溪樠溪辰溪酉溪武溪謂之五溪蠻而宜都天門巴東建平江北諸郡蠻所居皆深山重阻人跡罕至焉前世以來屢為人患少帝景平二年宜都蠻帥石寧等一百二十三人詣闕上獻文帝元嘉六年建平蠻張維之等五十人七年宜都蠻田生等一百一十三人並詣闕獻見其後沔中蠻大動行旅殆絶天門漊中令宋矯之徭賦過重蠻不堪命十八年蠻田

向求等爲寇破漊中虜掠百姓荆州刺史衡陽王義季遣行參軍曾孫念討破之免矯之官二十年南郡臨沮當陽蠻反縳臨沮令傅僧驥荆州刺史南譙王義宣遣中兵參軍王諶討破之先是雍州刺史劉道產善撫諸蠻前後不附者皆引出平土多緣沔爲居及道產亡蠻又反叛至孝武出爲雍州羣蠻斷道臺遣軍主沈慶之連年討蠻所向皆平事在慶之傳二十八年正月龍山雉水蠻寇鈔涅陽縣南陽太守朱諮遣軍討之失利諮

又遣二千人係之蠻乃散走是歲湕水諸蠻因險爲寇雍州刺史隨王誕遣使説之又遣軍討沔北諸蠻襲濁山如口蜀松三砦尅之又圍斗錢柏義諸砦蠻悉力距戰軍大破之孝武大明中建平蠻向光侯寇暴峽川巴東太守王濟荆州刺史朱修之遣軍討之光侯走清江清江去巴東千餘里時巴東建平宜都天門四郡蠻爲寇諸郡人户流散百不存一明帝順帝世尤甚荆州爲之虛獘云

豫州蠻稟君後也盤瓠稟君事並具前史西陽有巴水蘄水希水赤亭水西歸水謂之五水蠻所在並深岨種落熾盛歷世為盜賊北接淮汝南極江漢地方數千里宋元嘉二十八年西陽蠻殺南川令劉臺二十九年新蔡蠻破大雷戍略公私船入湖有亡命司馬黑石逃在蠻中共為寇文帝遣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討之孝武大明四年又遣慶之討西陽蠻大剋獲而反司馬黑石徒黨三人其一名智黑石號曰太公以為謀主一人名

安陽號譙王一人名續之號梁王蠻文山羅等討禽續之為蠻世財所篡山羅等相率斬世財父子六人豫州刺史王玄謨遣殿中將軍郭元封慰勞諸蠻使縛送亡命蠻乃執智安陽二人送詣玄謨孝武使於壽陽斬之明帝初即位四方反叛及南賊敗於鵲尾西陽蠻田益之田義之成邪財田光興等起義攻郢州剋之以益之為輔國將軍都統四山軍事又以蠻户立宋安光城二郡以義之為宋安太守光興為光城太守封益之邊城

縣王成邪財陽城縣王成邪財死子婆思襲爵云

王門以西達於西海考之漢史通為西域高昌迄于波斯則其所也自晉宋以還雖有時而至論其風土甚未能詳今略備西域諸國編之于次云

高昌國初闞氏為主其後為河西王沮渠茂虔弟無諱襲破之其王闞爽奔于蠕蠕無諱據之稱王一世而滅於魏其國人又推麴氏為王名嘉魏授為車騎將軍司空公都督秦州諸軍事秦州刺史金城郡公在位二十

四年卒國諡曰昭武王子子堅嗣位魏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散騎常侍都督瓜州刺史西平郡公開府儀同三司髙昌王其國葢車師之故地南接河南東近敦煌西次龜兹北隣敕勒置四十六鎮交河田地高寧臨川横截柳婆洿林新興寧由始昌篤進白刃等鎮官有四鎮將軍及置雜號將軍長史司馬門下校郎中兵校郎通事舍人通事令史諮議諫議校尉主簿國人言語與華略同有五經歷代史諸子集面貌類高麗辮髪垂之

於背著長身小袖袍縵襠袴女子頭髮辮而不垂著錦纈纓絡環釧昏姻有六禮其地高燥築土為城架木為屋土覆其上寒暑與益州相似備植九穀人多噉麪及牛羊肉出良馬蒲桃酒石鹽多草木有草實如繭繭中絲如細纑名曰白疊子國人取織以為布布甚軟白交市用焉有朝烏者旦旦集王殿前為行列不畏人日出然後散去梁大同中子堅遣使獻鳴鹽枕蒲桃良馬氍毹等物

滑國者車師之别種也漢永建元年八滑從班勇擊北虜有功勇上八滑為後部親漢侯自魏晉以來不通中國至梁天監十五年其王厭帶夷栗陁始遣使獻方物普通元年遣使獻黄師子白貂裘波斯錦等物七年又奉表貢獻魏之居代都滑猶為小國屬蠕蠕後稍强大征其旁國波斯盤盤罽賓焉耆龜兹疎勒姑墨于闐句般等國開地千餘里土地溫暖多山川少樹木有五穀國人以麵及羊肉為糧其獸有師子兩脚駱駝野驢有

角人皆善騎射著小袖長身袍用金玉爲帶女人被裘頭上刻木爲角長六尺以金銀飾之少女子兄弟共妻無城郭氈屋爲居東向開户其王坐金牀隨太歲轉與妻並坐接客無文字以木爲契與旁國通則使旁國胡爲胡書羊皮爲紙無職官事天神火神每日則出户祀神而後食其跪一拜而止葬以木爲槨父母死其子截一耳葬訖即吉其言語待河南人譯然後通

呵跋檀周古柯胡密丹等國並滑旁小國也凡滑旁之

國衣服容貌皆與滑同普通元年使使隨滑使來貢獻方物

白題國王姓支名史稽毅其先蓋匈奴之别種胡也漢灌嬰與匈奴戰斬白題騎一人是也在滑國東去滑六日行西極波斯土地出粟麥瓜果食物略與滑同普通三年遣使獻方物

龜茲者西域之舊國也自晉度江不通至梁普通二年王尼瑞摩珠那勝遣使奉表貢獻

于闐者西域之舊國也梁天監九年始通江左遣使獻方物十三年又獻波羅婆步障十八年又獻琉璃甖大同七年又獻外國刻玉佛

渴盤陁國于闐西小國也西鄰滑國南接罽賓國北連沙勒國都在山谷中城周回十餘里國有十二城風俗與于闐相類衣吉貝布著長身小袖袍小口袴地宜小麥資以為糧多牛馬駱駝羊等出好氈王姓葛沙氏梁中大同七年始通江左遣獻方物

末國漢世且末國也勝兵萬餘户北與丁零東與白題西與波斯接土人翦髮著氈帽小袖衣爲衫則開頸而縫前多牛羊騾驢其王安末深盤梁普通五年始通江左遣使來貢獻

波斯國其先有波斯匿王者子孫以王父字爲氏因爲國號國有城周回三十二里城高四丈皆有樓觀城内屋宇數百千間城外佛寺二三百所西去城十五里有土山山非過高其勢連接甚遠中有鷲鳥噉羊土人極

以為患國中有優鉢曇花鮮華可愛出龍駒馬鹹地生
珊瑚樹長一二尺亦有虎魄馬腦真珠玫瑰等國內不
以為珍市買用金銀昏姻法下聘財訖女壻將數十人
迎婦壻著金線錦袍師子錦袴戴天冠婦亦如之婦兄
弟便來捉手付度夫婦之禮於玆永畢國西及南俱與
婆羅門國北與泛慄國接梁中大通二年始通江左遣
使獻佛牙
北狄種類實繁蠕蠕為族蓋匈奴之别種也魏自南遷

因擅其地故無城郭隨水草畜牧以穹廬居辮髮衣錦小袖袍小口袴深雍鞾其地苦寒七月流澌亘河宋昇明中遣王洪軌使焉引之共謀魏齊建元三年洪軌始至是歲通使求并力攻魏其相國刑基祇羅回表言京房讖云卯金卒草肅應王歷觀圖緯代宋者齊又獻師子皮袴褶其國後稍侵弱永明中為丁零所破更為小國而移其居梁天監十四年遣使獻馬貂裘普通元年又遣使獻方物是後數歲一至焉大同七年又獻馬一

疋金一斤其國能以術祭天而致風雪前對皎日後則泥潦橫流故其戰敗莫能追及或於中夏爲之則不能雨問其故葢以暵云

論曰自晉氏南度介居江左北荒西裔隔礙莫通至于南徼東邊界壤所接洎宋元嘉撫運爰命干戈象浦之捷威震冥海於是鞮譯相係無絶歲時以洎齊梁職貢有序及侯景之亂邊鄙日蹙陳氏基命衰微已甚救首救尾身其幾何故西賮南琛無聞竹素豈所謂有德則

來無道則去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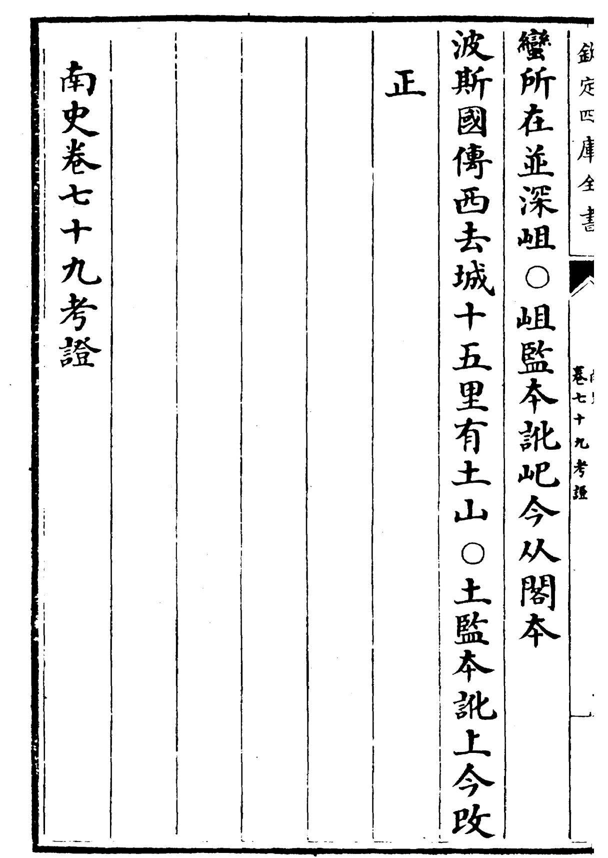
南史卷七十九

南史卷七十九考證

新羅傳梁普通二年王姓募名泰始使隨百濟獻方物○泰閣本作秦

倭國傳安東大將軍倭王齊建元中除武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鎮東大將軍○鎮東大將軍上閣本脫去三十字今從監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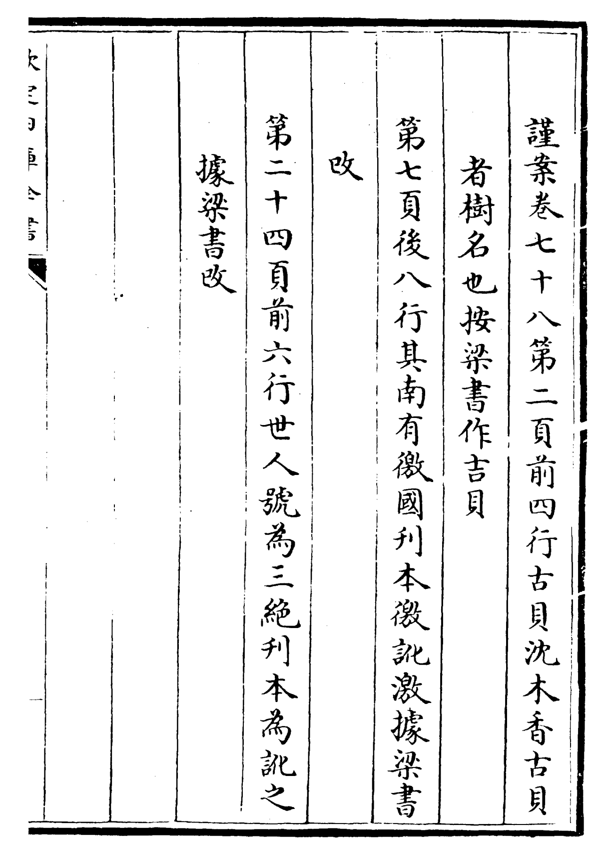
豫州蠻傳西陽有巴水蘄水希水赤亭水西歸水謂之五水○蘄監本訛斬今從閣本



蠻所在並深岨○岨監本訛�今从閣本

波斯國傳西去城十五里有土山○土監本訛上今改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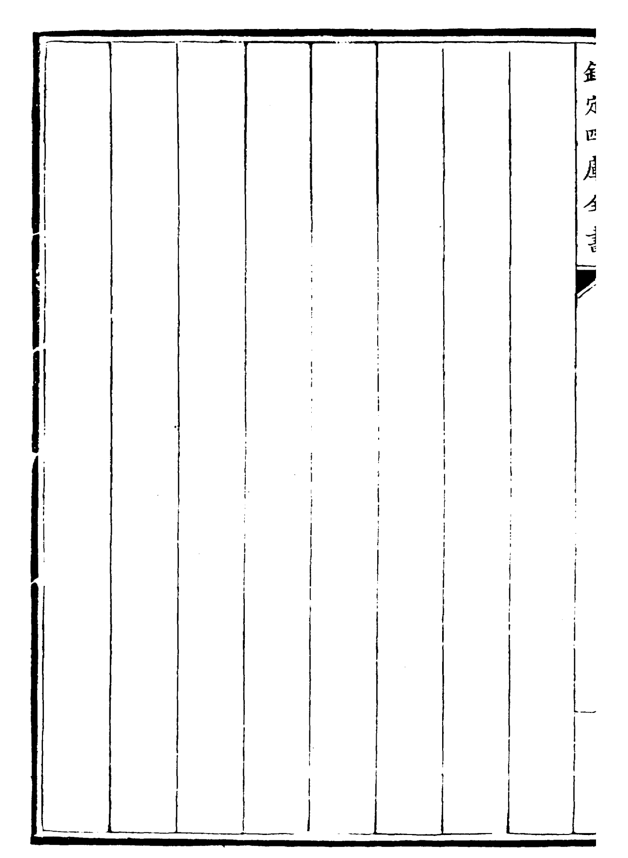
南史卷七十九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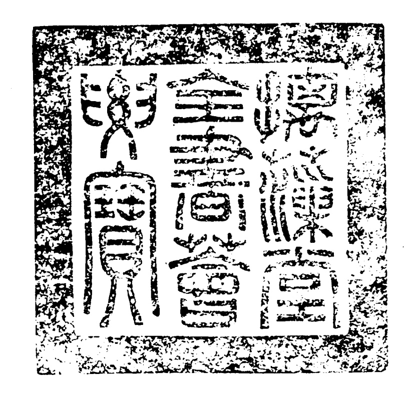


謹案卷七十八第二頁前四行古貝沈木香古貝者樹名也按梁書作吉貝

第七頁後八行其南有徼國刋本徼訛激據梁書改

第二十四頁前六行世人號為三絶刋本為訛之據梁書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蕭九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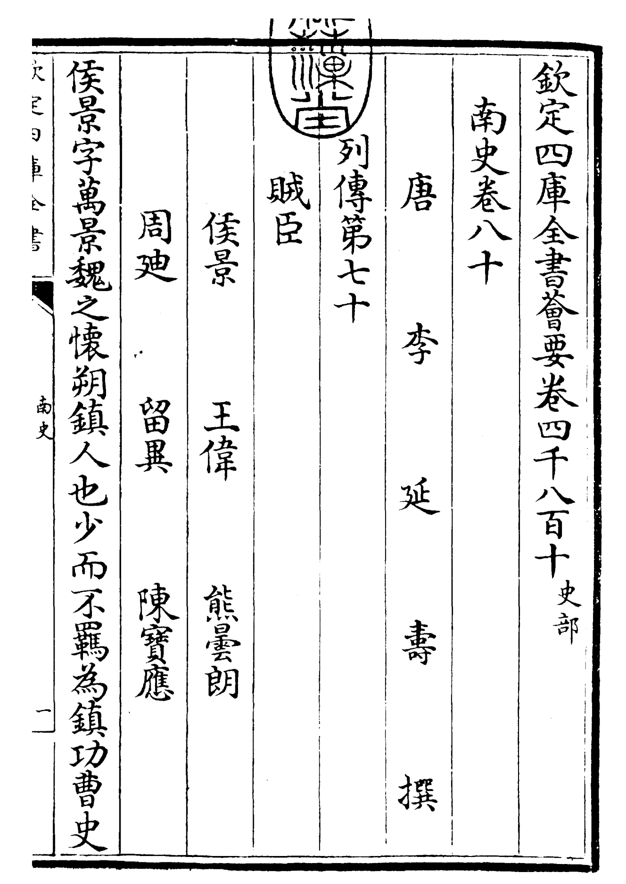
謄録監生臣郭文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南史卷八十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八百十 史部

南史卷八十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七十

賊臣

侯景 王偉 熊曇朗

周廸 留異 陳寶應

侯景字萬景魏之懷朔鎮人也少而不羈爲鎮功曹史

魏末北方大亂乃事邊將爾朱榮甚見器重初學兵法於榮部將慕容超宗未幾超宗每詢問焉後以軍功為定州刺史始魏相高歡微時與景甚相友好及歡誅爾朱氏景以衆降仍為歡用稍至吏部尚書非其好也每獨曰何當離此反故紙耶尋封濮陽郡公歡之敗於沙苑景謂歡曰宇文泰恃於戰勝令必致怠請以數千勁騎至閺中取之歡以告其妃婁氏曰彼若得泰亦將不歸得泰失景於事奚益歡乃止後為河南道大行臺位

司徒又言於歡曰恨不得泰請兵三萬橫行天下要須濟江縛取蕭衍老公以作太平寺主歡壯其言使擁兵十萬專制河南杖任若已之半體景右足短弓馬非其長所在唯以智謀時歡部將高昂彭樂皆雄勇冠時唯景常輕之言似豕突爾勢何所至及將鎮河南請于歡曰今握兵在遠姦人易生詐偽大王若賜以書請異於他者許之每與景書别加微點雖子弟弗之知及歡疾篤其世子澄矯書召之景知偽懼禍因用王偉計乃以

太清元年二月遣其行臺郎中丁和上表求降帝召羣臣議之尚書僕射謝舉等皆議納景非便武帝不從初帝以是歲正月乙卯於善言殿讀佛經因謂左右黄慧弼曰我昨夢天下太平爾其識之及和至校景實以正月乙卯日定計帝由是納之於是封景河南王大將軍使持節督河南北諸軍事大行臺承制如鄧禹故事高澄嗣事為渤海王遣其將慕容紹宗圍景於長社景急乃求割魯陽長社東荆北兖請救於西魏魏遣五城王

元慶等率兵救之紹宗乃退景復請兵於司州刺史羊鴉仁鴉仁遣長史鄧鴻率兵至汝水元慶軍夜遁鴉仁乃據懸瓠時景將蔡道遵北歸言景有悔過志高澄以為信然乃以書喻景若還許以豫州刺史終其身所部文武更不追攝閨門無恙并還寵妻愛子景報書不從澄知景無歸志乃遣軍相繼討景帝聞鴉仁已據懸瓠遂命羣帥指授方略大舉攻東魏以貞陽侯蕭明為都督明軍敗見俘紹宗攻潼州刺史郭鳳棄城走景乃遣

其行臺左丞王偉左户郎中王則詣闕獻策請元氏子弟立為魏王詔遣太子舍人元貞為咸陽王須度江許即位以乘輿之副資給之高澄又遣慕容紹宗追景景退保渦陽使謂紹宗曰欲送客邪將定雌雄邪紹宗曰將決戰遂順風以陣景閉壘頃之乃出紹宗曰景多詭好乘人背使備之果如其言景命戰士皆被短甲短刀但低視斫人脛馬足遂敗紹宗軍裨將斛律光尤之紹宗曰吾戰多矣未見此賊之難也爾其當之光被甲將

出紹宗戒之曰勿度渦水既而又為景敗紹宗謂曰定何如也相持連月景食盡誑其衆以為家口並見殺衆皆信之紹宗遥謂曰爾等家並完乃被髪向北斗以誓之景士卒並北人不樂南度其將暴顯等各率所部降紹宗景軍潰散喪甲士四萬人馬四千足輜重萬餘兩乃與腹心數騎自硤石濟淮稍收散卒得馬步八百人南過小城人登陴詬之曰跛脚奴何為邪景怒破城殺言者而去晝夜兼行追軍不敢逼使謂紹宗曰景若就

禽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既而莫適所歸馬頭戍主劉神茂者為韋黯所不容因是踣馬乃馳謂景曰壽陽去此不遠城池險固韋黯是監州耳王若次近郊必郊迎因而執之可以集事得城之後徐以啓聞朝廷喜王南歸必不責也景執其手曰天教也及至而黯授甲登陴景謂神茂曰事不諧矣對曰黯懦而寡智可説下也乃遣豫州司馬徐思玉夜入説之黯乃開門納景景執黯數將斬之久而見釋乃遣于子悦馳以敗聞自求貶削

優詔不許復求資給即授南豫州刺史本官如故帝以景兵新破未忍移易故以鄱陽王範為合州刺史即鎮合肥魏人攻懸瓠懸瓠糧少羊鵶仁去懸瓠歸義陽魏人入懸瓠更求和親帝召公卿謀之張綰朱异咸請許之景聞未之信乃偽作鄴人書求以貞陽侯換景帝將許之舍人傅岐曰侯景以窮歸義棄之不祥且百戰之餘寧肯束手受縶謝舉朱异曰景奔敗之將一使之力耳帝從之復書曰貞陽旦至侯景夕反景謂左右曰我

知吳兒老公薄心腸又請娶於王謝帝曰王謝門髙非偶可於朱張以下訪之景恚曰會將吳兒女以配奴王偉曰今坐聽亦死舉大事亦死王其圖之於是遂懷反計屬城居人悉占募為軍士輒停責市估及田租百姓子女悉以配將士又啓求錦萬疋為軍人袍中領軍朱异議以御府錦署止充領賞不容以供邊用請送青布以給之又以臺所給仗多不能精啓請東冶鍛工欲更營造敕並給之景自渦陽敗後多所徵求朝廷含弘未

嘗拒絶是時貞陽侯明遣使還梁述魏人請追前好許放之還武帝覽之流涕乃報明啓當别遣行人帝亦欲息兵乃與魏和通景聞之懼馳啓固諫帝不從爾後表疏跋扈言辭不遜又聞遣伏挺徐陵使魏不知所為元貞知景異志累啓還朝景謂曰將定江南何不少忍貞益懼奔還建鄴具以事聞景又招司州刺史羊鴉仁同逆鴉仁録送其使時鄱陽王範鎮合肥及鴉仁俱累啓稱景有異志朱异曰侯景數百叛虜何能為役並抑不

奏聞景所以姦謀益果乃上言曰高澄狡猾寧可全信陛下納其詭語求與連和臣亦竊所笑也臣行年四十有六未聞江左有佞邪之臣一旦入朝乃致嚚讟寧堪粉骨投命讎門請乞江西一境受臣控督如其不許即領甲臨江上向閩越非唯朝廷自恥亦是三公旰食帝使朱异宣語答景使曰譬如貧家畜十客五客尚能得意朕唯有一客致有忿言亦是朕之失也景又知臨賀王正德怨望朝廷密令要結正德許為內啓二年八月

景遂發兵反於豫州城内集其將帥登壇歃血是日地大震於是以誅中領軍朱异少府卿徐驎太子左率陸驗制局監周石珍為辭以為姦臣亂政請帶甲入朝先攻馬頭木柵執太守劉神茂戍主曹璆等武帝聞之笑曰是何能為吾以折箠笞之乃敕斬景者不問南北人同賞封二千户兼一州刺史其人主帥欲還北不須州者賞以絹布二萬以禮發遣於是詔合州刺史鄱陽王範為南道都督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為北道都督

司州刺史柳仲禮為西道都督通直散騎常侍裴之高為東道都督同討景濟自歷陽又令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邵陵王綸持節董督衆軍景聞之謀於王偉偉曰莫若直掩揚都臨賀反其内大王攻其外天下不足定也兵聞拙速不聞工遲令令便須進路不然邵陵及人九月景發壽春聲云游獵人不覺也留偽中軍大都督王貴顯守壽春城出軍偽向合肥遂襲譙州助防董紹先降之執刺史豐城侯泰武帝聞之遣太子家令王質率

兵三千廵江遏防景進攻歴陽太守莊鐵鐵遣弟均夜斫景營戰沒鐵母愛其子勸鐵降景拜其母鐵乃勸景曰急則應機緩必致禍景乃使鐵為導是時鎮戍相次啓聞朱异尚曰景必無度江志蕭正德先遣大船數十艘偽載荻實擬濟景景至江將度慮王質為梗俄而質被追為丹陽尹無故自退景聞未之信乃密遣覘之謂使者質若退折江東樹枝為驗覘人如言而返景大喜曰吾事辦矣乃自采石濟馬數百疋兵八千人都下弗

之覺景即分襲姑熟執淮南太守文成侯寧遂至慈湖
南津校尉江子一奔還建鄴皇太子見事急入面啓武
帝曰請以事垂付願不勞聖心帝曰此自汝事何更問
為太子仍停中書省指授內外擾亂相劫不復通於是
詔以揚州刺史宣城王大器為都督內外諸軍事都官
尚書羊侃為軍師將軍以副焉遣南浦侯推守東府城
西豐公大春守石頭輕車長史謝禧守白下旣而景至
朱雀航遣徐思玉入啓乞帶甲入朝除君側之惡請遣

了事舍人出相領解實欲觀城中虛實帝遣中書舍人賀季主書郭寶亮隨思王往勞之于板橋景北面受敕季曰今者之舉何以為名景曰欲為帝也王偉進曰朱异徐驎諂黷亂政欲除姦臣耳景既出惡言留季不遣寶亮還宮先是大同中童謠曰青絲白馬壽陽來景渦陽之敗求錦朝廷所給青布及是皆用為袍采色尚青景乘白馬青絲為轡欲以應謠蕭正德先屯丹陽郡至是率所部與景合建康令庾信率兵千餘人屯航北及

景至徹航始除一舶見賊軍皆著鐵面遂棄軍走南塘游軍復閉航度景皇太子以所乘馬授王質配精兵三千使援庾信質至領軍府與賊遇未陣便奔景乘勝至闕下西豐公大春棄石頭城走景遣其儀同于子悅據之謝禧亦棄白下城走景遣百道攻城縱火焚大司馬東西華諸門城中倉卒未有備乃鑿門樓下水沃火久之方滅賊又斫東掖門將入羊侃鑿門扇刺殺人賊乃退又登東宮墻射城内至夜簡文募人出燒東宮臺殿

遂盡所聚圖籍數百厨一皆灰燼先是簡文夢有人畫
作秦始皇云此人復焚書至是而驗景又燒城西馬廐
士林館太府寺明日景又作木驢數百攻城上擲以石
並皆碎破賊又作尖頂木其狀似槥石不能破乃作雉
尾炬灌以膏蠟叢下焚之賊既不剋士卒死者甚多乃
止攻築長圍以絶内外又啓求誅朱异陸驗徐驎周石
珍等城内亦射賞格出外有能斬景首授以景位并錢
一億萬布絹各萬疋女樂二部莊鐵乃奔歴陽紿言景

已梟首景城守郭駱懼棄城走壽陽鐵得入城遂奔尋陽十一月景立蕭正德為帝即偽位居於儀賢堂改年曰正平初童謠有正平之言故立號以應之識者以為正德卒當平殄也景自為相國天柱將軍正德以女妻之景又攻東府城設百尺樓車鉤城堞盡落城陷景使其儀同盧暉略率數千人持長刀夾城門悉驅城内文武倮身而出賊交兵殺之死者三千餘人南浦侯推是日遇害景使正德子見理及暉略守東府城初景至都

便唱云武帝已晏駕雖城中亦以為然簡文慮人情有
變乃請上輿駕廵城上將登城陸驗諫曰陛下萬乘之
重豈可輕脫因泣下帝深感其言乃幸大司馬門城上
聞蹕聲皆鼓譟軍人莫不屑涕百姓乃安景又於城東
西各起土山以臨城城内亦作兩山以應之簡文以下
皆親畚鍤初景至便望剋定建鄴號令甚明不犯百姓
既攻不下人心離沮又恐援軍總集衆必潰散乃縱兵
殺掠交尸塞路富室豪家恣意裒剝子女妻妾悉入軍

營又募北人先為奴者竝令自拔賞以不次朱异家黠奴乃與其儕踰城投賊景以為儀同使至闕下以誘城内乘馬披錦袍詬曰朱异五十年仕宦方得中領軍我始事侯王已為儀同於是奴僮競出盡皆得志景食石頭常平倉既盡便掠居人爾後米一升七八萬錢人相食有食其子者又築土山不限貴賤晝夜不息亂加毆棰疲羸者因殺以填山號哭之聲動天地百姓不敢藏隱並出從之旬日閒衆至數萬景儀同范桃棒密貪重

賞求以甲士二千人来降以景首應購遣文德主帥前
白馬游軍王陳昕夜踰城入密啓言狀簡文以啓上上
大悦使報桃棒事定許封河南王鐫銀劵以與之簡文
恐其詐猶豫不決上怒曰受降常理何忽致疑朱异傅
岐同請納之簡文曰吾即堅城自守所望外援外援若
至賊豈足平今若開門以納桃棒桃棒之意尚且難知
一旦傾危悔無及矣桃棒又曰今止將所領五百餘人
若至城門自皆脱甲乞朝廷賜容事濟之時保禽侯景

簡文見其言愈疑之朱异以手搥胷曰今年社稷去矣俄而桃棒軍人魯伯和告景竝烹之至是邵陵王綸率西豐公大春新塗公大成永安侯確南安鄉侯駿前譙州刺史趙伯超武州刺史蕭弄璋步兵校尉尹思合等馬步二萬發自京口直據鍾山景黨大駭咸欲逃散分遣萬餘人拒戰綸大破之於愛敬寺下景初聞綸至懼形於色及敗軍還无言其盛愈恐命具舟石頭將北濟任約曰去鄉萬里走欲何之戰若不捷君臣同死草間

乞活約所不為景乃留宋子仙守壁自將銳卒拒綸陣於覆舟山北與綸相持會暮景退還南安侯駿率數十騎挑之景回軍駿退時趙伯超陣於玄武湖北見駿退仍率軍前走衆軍前亂遂敗績綸奔京口賊執西豐公大春綸司馬莊丘慧達直閤將軍胡子約廣陵令霍儁等來送城下逼令云已禽邵陵王霍儁獨云王小失利已全軍還京口城中但堅守援軍尋至語未卒賊以刀傷其口景義而釋焉正德乃收而害之是日鄱陽世子

嗣裴之高至後渚結營于蔡洲景分軍屯南岸十二月
景造諸攻具及飛樓橦車登城車鉤堞車階道車火車
並髙數丈車至二十輪陳於闕前百道攻城以火焚城
東南隅大樓因火勢以攻城城上縱火悉焚其攻具賊
乃退是時景土山成城内土山亦成以太府卿韋黯守
西土山左衛將軍柳津守東土山山起芙蓉層樓髙四
丈飾以錦罽捍以烏笙山峯相近募敢死士厚衣袍鎧
名曰僧騰客配二山交矟以戰鼓吽沸騰昏旦不息土

山攻戰既苦人不堪命柳津命作地道毀外山擲雉尾炬燒其櫓堞外山崩壓賊且盡賊又作蝦蟇車運土石填壍戰士升之樓車四面竝至城内飛石碎其車賊死積於城下賊又掘城東南角城内作迂城形如却月以捍之賊乃退材官將軍宋嶷降賊因為立計引玄武湖水灌臺城闕前御街竝為洪波矣又燒南岸居人營寺莫不咸盡司州刺史柳仲禮衡州刺史韋粲南陵太守陳文徹宣猛將軍李孝欽等皆来赴援鄱陽世子嗣裴

之高又濟江柳仲禮營朱雀航南裴之高營南苑韋粲營青塘陳文徹李欽屯丹陽郡鄱陽世子嗣營小航南竝緣淮造柵及旦景方覺乃登禪靈寺門樓以望之見韋粲營壘未合度兵擊之粲敗景斬粲首徇城下柳仲禮聞粲敗不遑貫甲與數十人赴之遇賊斬首數百仍投水死者千餘人仲禮深入馬陷泥亦被重創自是賊不敢濟岸邵陵王綸又與臨城公大連等自東道集于南岸荊州刺史湘東王繹遣世子方等兼司馬吳曄天

門太守樊文皎赴援營于湘子岸前高州刺史李遷仕前司州刺史羊鴉仁又率兵繼至既而鄱陽世子嗣永安侯確羊鴉仁李遷仕樊文皎率衆度淮攻破賊東府城前柵遂營于青溪水東景遣其儀同宋子仙緣水西立柵以相拒景食稍盡人相食者十五六初援兵至北岸衆號百萬百姓扶老攜幼以候王師纔過淮便競剝掠徵責金銀列營而立互相疑貳邵陵王綸柳仲禮甚於讐敵臨城公大連永安侯確逾於水火無有鬬心賊

黨有欲自拔者聞之咸止賊之始至城中纔得固守平
蕩之事期望援軍既而中外斷絶有羊車兒獻計作紙
鵶繫以長繩藏敕於中簡文出太極殿前因西北風而
放冀得書達羣賊駭之謂是厭勝之術又射下之其危
急如此是時城中圍逼既久膎味頓絶簡文上厨僅有
一肉之膳軍士煮弩燻鼠捕雀食之殿堂舊多鴿羣聚
至是殲焉初宫門之閉公卿以食為念男女貴賤並出
負米得四十萬斛收諸府藏錢帛五十億萬並聚德陽

堂魚鹽樵採所取葢寡至是乃壞尚書省為薪撤薦剉以飼馬盡又食餅焉御甘露厨有乾苔味酸鹹分給戰士軍人屠馬於殿省閒鬻之雜以人肉食者必病賊又置毒於水竇於是稍行腫滿之疾城中疫死者大半初景之未度江魏人遣檄極言景反覆猜忍又言帝飾智驚愚將為景欺至是禍敗之狀皆如所陳南人咸以為識時景軍亦飢不能復戰東城有積粟其路為援軍所斷且聞湘東王下荆州兵彭城劉邈乃説景曰大軍頓

兵已久攻城不拔令衆軍雲集未易可破如聞軍糧不支一月運漕路絶野無所掠嬰兒掌上信在於今未若乞和全師而反景乃與王偉計遣任約至城北拜表偽降以河南自効帝曰吾有死而已寧有是議且賊凶逆多詐此言云何可信既而城中日蹙簡文乃請武帝曰侯景圍逼既無勤王之師令欲許和更思後計帝大怒曰和不如死簡文曰城下之盟乃是深耻白刃交前流矢不顧上遲回久之曰爾自圖之無令取笑千載乃聽

焉景請割江右四州地并求宣城王大器出送然後解圍濟江仍許遣其儀同于子悅左丞王偉入城為質中領軍傅岐議以宣城王嫡嗣之重有輕言者請劍斬之乃請石城公大款出送詔許焉遂於西華門外設壇遣尚書僕射王克兼侍中上甲鄉侯韶兼散騎常侍蕭瑳與于子悅王偉等登壇共盟右衛將軍柳津出西華門下景出其柵門與津遥相對刑牲歃血南兖州刺史南康嗣王會理前青冀二州刺史湘潭侯退西昌侯世子

或率衆三萬至於馬卬洲景慮北軍自白下而上斷其江路請悉勒聚南岸敕乃遣北軍並進江潭苑景又啓稱永安侯趙威方頻隔栅詬臣云天子自與爾盟我終當逐爾乞召入城即進發敕並召之景遂運東城米于石頭食乃足又啓云西岸信至高澄已得壽春鍾離便無處安足權借廣陵譙州須征得壽春鍾離即以奉還朝廷時荆州刺史湘東王繹師於武成河東王譽次巴陵前信州刺史桂陽王慥頓江津並未之進既而有敕

班師湘東王欲旋中記室參軍蕭賁曰景以人臣舉兵向闕今若放兵未及度江童子能斬之必不為也大王以十萬之師未見賊而退若何湘東王不悦賁骨鯁士也每恨湘東不入援嘗與王雙六食子未下賁曰殿下都無下意王深為憾遂因事害之景既知援軍號令不一終無勤王之効又聞城中死疾轉多當有應之者既却湘東王等兵又得城中之米王偉且説景曰王以人臣舉兵背叛圍守宫闕已盈十旬逼辱妃主陵穢宗廟

今日持此何處容身願且觀變景然之乃表陳武帝十失三月三月丙辰朔城内於太極殿前設壇使兼太宰尚書僕射王克等告天地神祇以景違盟舉烽鼓譟初城圍之日男女十餘萬貫甲者三萬至是疾疫且盡守埤者止二三千人竝悉羸懦橫屍滿路無人埋瘞臭氣熏數里爛汁滿溝洫於是羊鴉仁柳仲禮鄱陽世子嗣進軍於東府城北柵壘未立為景將宋子仙所敗送首級於闕下景又遣于子悅乞城内遣御史中丞沈浚至

景所無去意浚因責之景大怒即決石闕前水百道攻
城晝夜不息丁卯邵陵王世子堅帳内白雲朗董勛
華於城西北樓納賊五鼓賊四面飛梯衆悉上永安侯
確與其兄堅力戰不能却乃還見文德殿言狀須臾景
乃先使王偉儀同陳慶入殿陳謝曰臣既與高氏有隙
所以歸投每啓不蒙為奏所以入朝而姦佞懼誅深見
推拒連兵多日罪合萬誅武帝曰景今何在可召來景
入朝以甲士五百人自衛帶劒升殿拜訖帝神色不變

使引向三公榻坐謂曰卿在戎日久無乃為勞景默然
又問卿何州人而來至此又不對其從者任約代對又
問初度江有幾人景曰千人圍臺城有幾人曰十萬今
有幾人曰率土之內莫非己有帝俛首不言景出謂其
廂公王僧貴曰吾常據鞌對敵矢刃交下而意了無怖
今見蕭公使人自慴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
出見簡文于永福省簡文坐與相見亦無懼色初簡文
寒夕詩云雪花無有蔕氷鏡不安臺又詠月云飛輪了

無轍明鏡不安臺後人以為詩讖謂無帶者是無帝不安臺者臺城不安輪無轍者以邵陵名綸空有赴援名也既而景屯兵西州使偽儀同陳慶以甲防太極殿悉鹵掠乘輿服玩後宮嬪妾收王侯朝士送永福省撤二宮侍衛使王偉守武德殿于子悅屯太極東堂矯詔大赦自為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其侍中使持節大丞相王如故先是城中積屍不暇埋瘞又有已死未斂或將死未絶景悉令聚而焚之臭氣聞十餘里尚

書外兵郎鮑正疾篤賊曳出焚之宛轉火中久而方絶
景又矯詔征鎮牧守各復本位於是諸軍竝散降蕭正
德為侍中大司馬百官皆復其職帝雖外迹不屈而意
猶忿憤景欲以宋子仙為司空帝曰調和陰陽豈在此
物景又請以文德主帥鄧仲為城門校尉帝曰不置此
官簡文重入奏帝怒曰誰令汝来景聞亦不敢逼後每
徵求多不稱旨至於御膳亦被裁抑遂懷憂憤五月感
疾餧崩于文德殿景祕不發喪權殯于昭陽殿自外文

武咸莫之知二十餘日然後升梓宮於太極前殿迎簡文即位及葬修陵使衛士以大釘於要地釘之欲令後世絶滅矯詔赦北人為奴婢者冀收其力用焉時東揚州刺史臨城公大連據州吳興太守張嵊據郡自南陵以上竝各據守景制命所行唯吳郡以西南陵以北而已六月景乃殺蕭正德於永福省封元羅為西秦王元景襲為陳留王諸元子弟封王者十餘人以柳仲禮為使持節大都督隷大丞相參戎事十一月百濟使至見

城邑丘墟於端門外號泣行路見者莫不灑泣景聞大怒收小莊嚴寺禁不聽出入大寶元年正月景矯詔自加班劒四十人給前後部羽葆鼓吹置左右長史從事中郎四人三月甲申景請簡文禊宴於樂游苑帳飲三日其逆黨咸以妻子自隨皇太子以下竝令馬射箭中者賞以金錢翌日向晨簡文還宮景拜伏苦請簡文不從及發景即與溧陽主共據御牀南面竝坐羣臣文武列坐侍宴四月辛卯景又召簡文幸西州簡文御素輦

侍衛四百餘人景衆數千浴鐵翼衛簡文至西州景等逆拜上冠下屋白紗帽服白布裠襦景服紫紬褶上加金帶與其偽儀同陳慶索超世等西向坐溧陽主與其母范淑妃東向坐上聞絲竹悽然下泣景起謝曰陛下何不樂上為笑曰丞相言索超世聞此以為何聲景曰臣且不知豈獨超世上乃命景起儛景即下席應弦而歌上顧命淑妃淑妃固辭乃止景又上禮遂逼上起儛酒闌坐散上抱景于牀曰我念丞相景曰陛下如不念

臣臣何至此上索筌蹄曰我為公講命景離席使其唱經景問超世何經最小超世曰唯觀世音小景即唱爾時無盡意菩薩上大笑夜乃罷時江南大饑江揚彌甚旱蝗相係年穀不登百姓流亡死者塗地父子攜手共入江湖或弟兄相要俱緣山岳芰實荇花所在皆罄草根木葉為之凋殘雖假命須臾亦終死山澤其絶粒久者鳥面鵠形俯伏牀帷不出戶牖者莫不衣羅綺懐金玉交相枕藉待命聽終於是千里絶烟人跡罕見白骨

成聚如丘隴焉而景虐於用刑酷忍無道於石頭立大舂碓有犯法者擣殺之東陽人李瞻起兵為賊所執送詣建鄴景先出之市中斷其手足刻析心腹破其肝腸瞻正色整容言笑自若見其膽者乃如升焉又禁人偶語不許大酺有犯則刑及外族其官人任兼閫外者位必行臺入附凶徒者竝稱開府其親寄隆重則號曰左右廂公勇力兼人名為庫真部督七月景又矯詔自進位相國封太山等二十郡為漢王入朝不趨贊拜不名

劒履上殿依漢蕭何故事十月景又矯詔自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以詔文呈簡文簡文大驚曰將軍乃有宇宙之號乎初武帝旣崩景立簡文升重雲殿禮佛為盟曰臣乞自今兩無疑貳臣固不負陛下陛下亦不得負臣及南康王會理之事景稍猜懼謂簡文欲謀之王偉因搆扇遂懷逆謀矣二年正月景以王克為太宰宋子仙為太保元羅為太傅郭元建為太尉張化仁為司徒任約為司空于慶為太師紇奚斤為太子太

傳時靈護為太子太保王偉為尚書左僕射索超世為右僕射於大艑跨水築城名曰捍國四月景遣宋子仙襲陷郢州刺史方諸景乘勝西上號二十萬聯旗千里江左以來水軍之盛未有也帝聞之謂御史中丞宗懔曰賊若分守巴陵鼓行西上荆郢殆危此上策也身頓長沙徇地零桂運糧以至洞庭非吾有此中策也擁衆江口連攻巴陵鋭氣盡於堅城士卒飢於半菽此下策也吾安枕而卧無所多憂及次巴陵王僧辯沉船卧鼓

若將已遁景遂圍城元帝遣平北將軍胡僧祐與居士陸法和大破之禽其將任約景乃夜遁還都左右有泣者景命斬之王僧辯乃東下自是衆軍所至皆捷先是景每出師戒諸將曰若破城邑淨殺却使天下知吾威名故諸將以殺人為戲笑百姓雖死不從之是月景乃廢簡文幽於永福省迎豫章王棟即皇帝位升太極前殿大赦改元為天正元年有回風自永福省吹其文物皆倒折見者莫不驚駭初景既平建鄴便有篡奪志以

四方須定故未自立既而巴陵失律江郢喪師猛將外殲雄心内沮便欲速僭大號又王偉云自古移鼎必須廢立故景從之其太尉郭元建聞之自秦郡馳還諫曰主上仁明何得廢之景曰王偉勸吾元建固陳不可景意遂回欲復帝位以棟為太孫王偉固執不可乃禪位于棟景以哀太子妃賜郭元建元建曰豈有皇太子妃而降為人妾竟不與相見景司空劉神茂儀同尹思合劉歸義王曄桑乾王元頵等據東陽歸順十一月景矯

蕭棟詔自加九錫漢國置丞相以下百官陳備物於庭忽有鳥似山鵲翔于景冊書上赤足丹嘴都下左右所無賊徒悉駭競射之不能中景又矯棟詔追崇其祖為大將軍父為大丞相自加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儛八佾鍾簴宮懸之樂一如舊儀尋又矯蕭棟詔禪位使僞太宰王克奉璽紱于巳先夕景宿大莊嚴寺即南郊柴燎于天升壇受禪大風拔木旂蓋盡偃文物竝失

舊儀既唱警蹕識者以為名景而言警蹕非久祥也景聞惡之改為備蹕人又曰備於此便畢矣有司乃奏改云永蹕乃以廣柳車載鼓吹槖駞負犧牲輦上置垂脚坐焉景所帶劒水精摽無故墮落手自拾取甚惡之將登壇有兎自前而走俄失所在又白虹貫日三重日青無色還將登太極殿醜徒數萬同共吹脣唱吼而上及升御牀牀脚自陷大赦改元為太始元年方饗羣臣中會而起觸扆墜地封蕭棟為淮陰王幽之改梁律為漢

律改左戸尚書為殿中尚書五兵尚書為七兵尚書直殿主帥為直寢景三公之官動置十數儀同无多或疋馬孤行自執羈紲以宋子仙郭元建張化仁任約為佐命元功竝加三公之位王偉索超世為謀主于子悅彭雋主擊斷陳慶呂季略盧暉略于和史安和為爪牙斯皆尤毒於百姓者其餘王伯醜任延和等復有數十人梁人而為景用者則故將軍趙伯超前制局監姬石珍內監嚴亶邵陵王記室伏知命此四人盡心竭力者若

太宰王克太傅元羅侍中殷不害太常姬弘正等雖官
尊止從人望非腹心任也景祖名乙羽周及篡以周為
廟諱故改周弘正石珍姓姬焉王偉請立七廟景曰何
謂七廟偉曰天子祭七世祖考故置七廟并請七世諱
敕太常具祭祀之禮景曰前世吾不復憶唯阿爺名摽
且在朔州伊那得來噉是衆聞咸笑之景黨有知景祖
名乙羽周者自外悉是王偉制其名位以漢司徒侯霸
為始祖晉徵士侯瑾為七世祖於是推尊其祖周為大

丞相父標為元皇帝于時景修飾臺城及朱雀宣陽等門童謡曰的脰烏拂朱雀還與吳又曰脫青袍著芒屩荆州天子挺應著時都下王侯庶姓五等廟樹咸見殘毀唯文宣太后廟四周柏樹獨鬱茂及景篡修南郊路偽都官尚書吕季略説景令伐此樹以立三橋始斫南面十餘株再宿悉枿生便長數尺時既冬月翠茂若春賊乃大驚惡之使悉斫殺識者以為昔僵柳起於上林乃表漢宣之興今廟樹重青必彰陝西之瑞又景牀東

邊香爐無故墮地景呼東西南北皆謂為厢景曰此東厢香爐邪忽下地議者以為湘東軍下之徵十二月謝荅仁李慶等軍至建德攻元頵李占栅大破之執頵占送京口截其手足徇之經日乃死景二年謝荅仁攻東陽劉神茂降以送建康景為大剉碓先進其脚寸寸斬之至頭方止使衆觀之以示威王僧辯軍至蕪湖城主宵遁侯子鑒率步騎萬餘人度州并引水軍俱進僧辯逆擊大破之景聞之大懼涕下覆面引衾卧良久方起

歎曰咄叱咄叱誤殺乃公初景之為丞相居于西州將率謀臣朝必集行列門外謂之牙門以次引進賚以酒食言笑談論善惡必同及篡恒坐内不出舊將稀見面咸有怨心至是登烽火樓望西師看一人以為十人大懼僧辯及諸將遂於石頭城西步上連營立栅至於落星墩景大恐遣掘王僧辯父墓剖棺焚其屍王僧辯等進營于石頭城北景列陣挑戰僧辯大破之景既退敗不敢入宮斂其散兵屯於闕下遂將逃王偉按劒攬轡

諫曰自古豈有叛天子今宮中衛士尚足一戰寧可便走景曰我在北打賀拔勝敗葛榮揚名河朔與高王一種人來南直度大江取臺城如反掌打邵陵王於北山破柳仲禮於南岸皆乃所親見今日之事恐是天亡乃好守城當復一決仰觀石闕逡巡歎息久之乃以皮囊盛二子掛馬鞍與其儀同田遷范希榮等百餘騎東奔王偉遂委臺城竄逸侯子鑒等奔廣陵王克開臺城門引裴之横入宮縱兵蹂掠是夜遺燼燒太極殿及東西

堂延閣祕署皆盡羽儀輦輅莫有孑遺王僧辯命武州刺史杜崱救火僅而得滅故武德五明重雲殿及門下中書尚書省得免僧辯迎簡文梓宮升於朝堂三軍縞素踊於哀次命侯瑱裴之横追賊於東焚偽神主於宣陽門作神主於太廟收圖書八萬卷歸江陵杜崱守臺城都下户口百遺一二大航南岸極目無烟老小相扶競出繞度淮王琳杜龕軍人掠之甚於寇賊號叫徹于石頭僧辯謂為有變登城問故亦不禁也僉以王師之

酷甚於侯景君子以是知僧辯之不終初景之圍臺城援軍三十萬兵士望青袍則氣消膽奪及赤亭之役胡僧祐以羸卒一千破任約精甲二萬轉戰而東前無橫陣既而侯瑱追及景衆未陣皆舉幡乞降景不能制乃與腹心人數十單舸走推墮二子於水自滬瀆入海至胡豆洲前太子舍人羊鯤殺之送于王僧辯景長不滿七尺長上短下眉目疎秀廣顙高顴色赤少鬢低眂屢顧聲散識者曰此謂豺狼之聲故能食人亦當為人所

食既南奔魏相高澄悉命先剝景妻子面皮以大鐵鑊盛油煎殺之女以入宮為婢男三歲者竝下蠶室後齊文宣夢獼猴坐御牀乃竝煑景子於鑊其子之在北者殲焉景性猜忍好殺戮恒以手刃為戲方食斬人於前言笑自若口不輟飡或先斷手足割舌劓鼻經日乃殺之自簒立後時著白紗帽而尚披青袍頭插象牙梳牀上常設胡牀及筌蹄著靴垂脚坐或跂戶限或走馬遨游彈射鵶鳥自為天子王偉不許輕出於是鬱怏更成

失志曰吾無事為帝與受擯不殊及聞義師轉近猜忌彌深牀前蘭錡自遶然後見客每登武帝所常幸殿若有芒刺在身恒聞叱咄者又處宴居殿一夜驚起若有物扣其心自是凡武帝所常居處竝不敢處多在昭陽殿廊下所居殿屋常有鵂鶹鳥鳴呼景惡之每使人窮山野捕鳥景所乘白馬每戰將勝輒躑躅嘶鳴意氣駿逸其有奔衂必低頭不前及石頭之役精神沮喪臥不肯動景使左右拜請或加箠策終不肯進始景左足上

有肉瘤狀似龜戰應剋捷瘤則隱起分明如不勝瘤則低至日瘤隱陷肉中天監中沙門釋寶誌曰掘尾狗子自發狂當死未死嚙人傷須臾之間自滅亡起自汝陰死三湘又曰山家小兒果攘臂太極殿前作虎視狗子景小字山家小兒猴狀景遂覆陷都邑毒害皇家起自懸瓠即昔之汝南巴陵有地名三湘景奔敗處其言皆驗景常謂人曰侯字人邊作主下作人此明是人主也臺城既陷武帝嘗語人曰侯景必得為帝但不久耳破

侯景字成小人百日天子為帝當得百日案景以辛未年十一月十九日簒位壬申年三月十九日敗得一百二十日而景以三月一日便往姑熟計在宫殿足滿十旬其言竟驗又大同中太醫令朱耽嘗直禁省無何夢犬羊各一在御坐覺而告人曰犬羊非佳物也令據御座將有變乎既而天子蒙塵景登正殿焉及景將敗有僧通道人者意性若狂飲酒噉肉不異凡等世間游行已數十載姓名鄉里人莫能知初言隱伏久乃方驗人

竝呼為闍梨景甚信敬之景常於後堂與其徒共射時僧通在坐奪景弓射景陽山大呼曰得奴巳景後又宴集其黨又召僧通僧通取肉揾鹽以進景問曰好不景答所恨太鹹僧通曰不鹹則爛及景死僧辯截其二手送齊文宣傳首江陵果以鹽五斗置腹中送于建康暴之于市百姓爭取屠膾羮食皆盡并溧陽主亦預食例景焚骨揚灰曽罹其禍者乃以灰和酒飲之首至江陵元帝命梟於市三日然後煑而漆之以付武庫先是江

陵謠言苦竹町市南有好井荆州軍殺侯景及景首至
元帝付諮議參軍李季長宅宅東即苦竹町也既加鼎
鑊即用市南水焉景儀同謝荅仁行臺趙伯超降于侯
瑱生禽賊行臺田遷儀同房世貴蔡壽樂領軍王伯醜
凶黨悉平斬房世貴於建康市餘黨送江陵初郭元建
以有禮於皇太子妃將降侯子鑒曰此小惠也不足自
全乃奔齊
王偉其先略陽人父略仕魏為許昌令因居頴川偉學

通周易雅髙辭采仕魏為行臺郎景叛後髙澄以書招之偉為景報澄書其文甚美澄覽書曰誰所作也左右稱偉之文澄曰才如此何由不早使知邪偉既協景謀謨其文檄竝偉所製及行篡逆皆偉創謀也景敗與侯子鑒俱走相失潛匿草中直瀆戍主黄公喜禽送之見王僧辯長揖不拜執者促之偉曰各為人臣何事相敬僧辯謂曰卿為賊相不能死節而求活草間顛而不扶安用彼相偉曰廢興時也工拙在人向使侯氏早從偉

言明公豈有今日之勢僧辯大笑意甚異之命出以徇偉曰昨及朝行八十里願借一驢代步僧辯曰汝頭方行萬里何八十里哉偉笑曰今日之事乃吾心也前尚書左丞虞騭常見辱於偉遇之而唾其面曰死虜庸復能為惡乎偉曰君不讀書不足與語騭慙而退及呂季略周石珍嚴亶俱送江陵偉尚望見全於獄為詩贈元帝下要人曰趙壹能為賦鄒陽解獻書何惜西江水不救轍中魚又上五百字詩於帝帝愛其才將捨之朝士

多忌乃請曰前日偉作檄文有異辭句元帝求而視之檄云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為四海所歸帝大怒命以釘釘其舌於柱剜其腸顔色自若仇家臠其肉俛而視之至骨方刑之石珍及亶並夷三族

趙伯超趙革子也初至建鄴王僧辯謂曰卿荷國重恩遂復同逆對曰當今禍福恩在明公僧辯又顧謝荅仁曰聞卿是侯景梟將恨不與卿交兵荅仁曰公英武蓋世荅仁安能仰敵僧辯大笑荅仁以不失禮於簡文見

宥伯超及伏知命俱餓死江陵獄中彭儁亦生獲破腹抽出其肝藏儁猶不死然後斬之

熊曇朗豫章南昌人也世為郡著姓曇朗跅弛不羈有膂力容貌甚偉侯景之亂稍聚少年據豐城縣為柵桀黠劫盜多附之梁元帝以為巴山太守魏剋荆州曇朗兵力稍强劫掠鄰縣縛賣居人山谷之中最為巨患及侯瑱鎮豫章曇朗外示服從陰欲圖瑱侯方兒之反瑱也曇朗為之謀主瑱敗曇朗獲瑱馬仗子女甚多及蕭

勃踰嶺歐陽頠為前軍曇朗紿頠共往巴山襲黄法䡡又報法䡡期共破頠且曰事捷與我馬仗乃出軍與頠掎角而進又紿頠曰余孝頃欲相掩襲須分留竒兵頠送甲二百領助之及至城下將戰曇朗僞北法䡡乘頠失援狼狽退衂曇朗取其馬仗而歸時巴山陳定亦擁兵立砦曇朗僞以女妻定子又謂定曰周廸余孝頃並不願此昏必須以强兵来迎定信之及至曇朗執之收其馬仗並論價責贖陳初以南川豪帥歴宜新豫章二

郡太守抗拒王琳有功封永化縣侯位平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周文育攻余孝勱于豫章曇朗出軍會之文育失利曇朗乃害文育以應王琳琳東下文帝徵南川兵江州刺史周廸高州刺史黄法𣰰欲沿流應赴曇朗乃據城列艦遏廸等及王琳敗走廸攻陷其城曇朗走入村中村人斬之傳首建鄴懸于朱雀航宗族無少長皆棄市

周廸臨川南城人也少居山谷有膂力能挽强弩以弋

獵為事侯景之亂廸宗人周續起兵於臨川梁始興王蕭毅以郡讓續廸召募鄉人從之每戰勇冠諸軍續所部渠帥皆郡中豪族稍驕橫續頗禁之渠帥等乃殺續推廸為主梁元帝授廸高州刺史封臨汝縣侯紹泰二年為衡州刺史領臨川內史周文育之討蕭勃也廸按甲保境以觀成敗陳武帝受禪王琳東下廸欲自據南川乃總召所部八郡守宰結盟聲言入赴朝廷恐其為變因厚撫之琳至盆城新吳洞主余孝頃舉兵應琳琳

以為南川諸郡可傳檄而定乃遣其將李孝欽樊猛等南徵糧餉孝欽等與余孝頃逼廸廸大敗之禽孝欽猛孝頃送建鄴以功加平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文帝嗣位熊曇朗反廸與周敷黃法𣰰等圍曇朗屠之王琳敗後文帝徵廸出鎮盆口又徵其子入朝廸趑趄顧望竝不至豫章太守周敷本屬廸至是與法𣰰率其部詣闕文帝録其破熊曇朗功竝加官賞廸聞之不平乃隂與留異相結及王師討異廸疑懼乃使其弟方興襲周敷

敷與戰破之又別使兵襲華皎於盆城事覺盡為皎禽天嘉三年文帝乃使江州刺史吳明徹都督衆軍與高州刺史黄法𣰰豫章太守周敷討廸不能尅文帝乃遣宣帝總督討之廸衆潰脫身踰嶺之晉安依陳寶應寶應以兵資廸留異又遣第二子忠臣隨之明年秋復越東興嶺文帝遣都督章昭達征廸廸又散于山谷初侯景之亂百姓皆棄本為盜唯廸所部獨不侵擾耕作肆業皆有贏儲政令嚴明徵斂必至性質朴不事威儀冬

則短身布袍夏則紫紗袜腹居常徒跣雖外列兵衛內有女伎挼繩破篾傍若無人然輕財好施凡所周贍毫釐必均訥於語言而矜懷信實臨川人皆德之至是並藏匿雖加誅戮無肯言者昭達仍度嶺與陳寶應相抗廸復收合出東興文帝遣都督陳靈洗破之廸又與十餘人竄山穴中後遣人潛出臨川郡市魚鮭臨川太守駱文牙執之令取廸自効誘廸出獵伏兵斬之傳首建鄴梟於朱雀航三日

留異東陽長山人也世為郡著姓異善自居處言語醞藉為鄉里雄豪多聚惡少陵侮貧賤守宰皆患之仕梁晉安安固二縣令侯景之亂還鄉里召募士卒太守沈巡援臺讓郡於異異使兄子超監知郡事率兵隨巡出都及城陷異隨梁臨城公大連大連委以軍事異性殘暴無遠略私樹威福衆並患之會景將宋子仙濟浙江異奔還鄉里尋以衆降子仙子仙以為鄉道令執大連邵陵王綸聞之曰姓作去留之留名作同異之異理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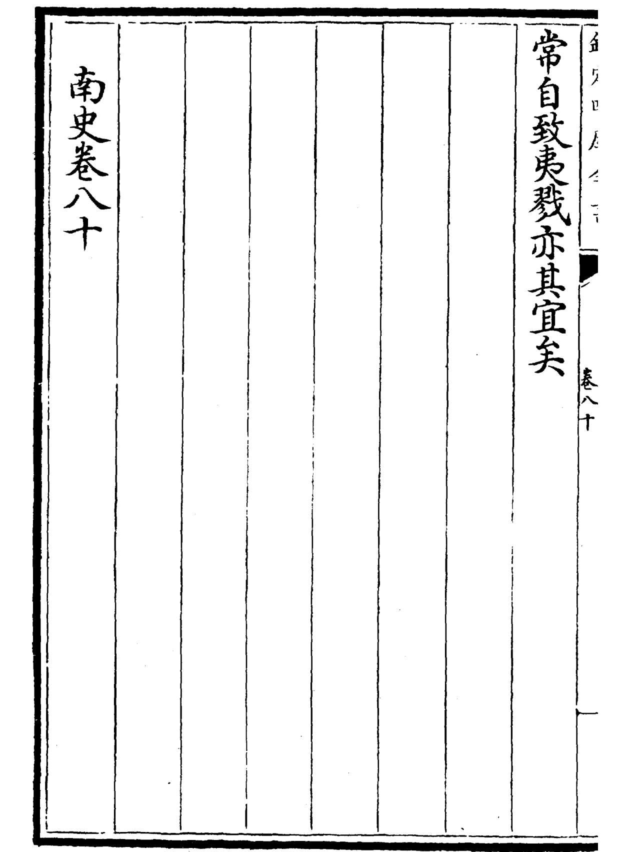
同於逆虜侯景署異為東陽太守收其妻子為質行臺劉神茂建義拒景異外同神茂而密契於景及神茂敗被景誅異獨獲免景平後王僧辯使異慰勞東陽仍保據巖阻州郡憚焉魏克荆州王僧辯以異為東陽太守陳文帝平定會稽異雖有糧饋而擁擅一郡威福在巳紹泰二年以應接功除縉州刺史領東陽太守封永嘉縣侯又以文帝長女豐安公主配異第三子貞臣陳永定三年徵異為南徐州刺史遷延不就文帝即位改授

縉州刺史領東陽太守異頻遣其長史王澌為使入朝澌每言朝廷虛弱異信之恒懷兩端與王琳潛通信使及琳敗文帝遣左衛將軍沈恪代異為郡實以兵襲之異與恪戰敗乃表啓遜謝時朝廷方事湘郢且羈縻之異知終見討乃使兵戍下淮及建德以備江路湘州平文帝乃下詔揚其罪惡使司空侯安都討之異與第二子忠臣奔陳寶應及寶應平并禽異送都斬建康市子姪悉伏誅唯第三子貞臣以尚主獲免

陳寶應晉安侯官人也世為閩中四姓父羽有材幹為郡雄豪寶應性反覆多變詐梁時晉安數反累殺郡將羽初並扇惑成其事後復為官軍鄉導破之由是一郡兵權皆自已出侯景之亂晉安太守賓化侯蕭雲以郡讓羽羽年老但主郡事令寶應典兵時東境饑饉會稽尤甚死者十七八而晉安獨豐沃士衆强盛侯景平元帝因以羽為晉安太守陳武帝輔政羽請歸老求傳郡於寶應武帝許之紹泰二年封侯官縣侯武帝受禪授

閩州刺史領會稽太守文帝即位加其父光禄大夫仍
命宗正録其本系編為宗室寳應娶留異女為妻侯安
都之討異寳應遣師助之又資周廸兵糧出寇臨川及
都督章昭達破廸文帝因命討寳應詔宗正絶其屬籍
寳應據建安湖際逆拒昭達昭達深溝高壘不與戰但
命為簰俄而水盛乗流放之突其水柵寳應衆潰執送
都斬建康市
論曰侯景起于邊服備嘗艱險自北而南多行狡算于

時江表之地不見干戈梁武以耄期之年溺情釋教外弛藩籬之固内絶防閑之心不備不虞難以為國加以姦回在側貨賄潛通景乃因機騁詐肆行矯慝王偉為其謀主飾以文辭武帝溺於知音惑兹邪説遂使乘栰直濟長江喪其天險揚旌指闕金墉亡其地利生靈塗炭宗社丘墟於是村屯塢壁之豪郡邑巖穴之長恣陵侮而為暴資剽掠以為雄陳武應期撫運戡定安輯熊曇朗周迪留異陳寶應等雖逢興運未改迷塗志在亂



常自致夷戮亦其宜矣

南史卷八十

南史卷八十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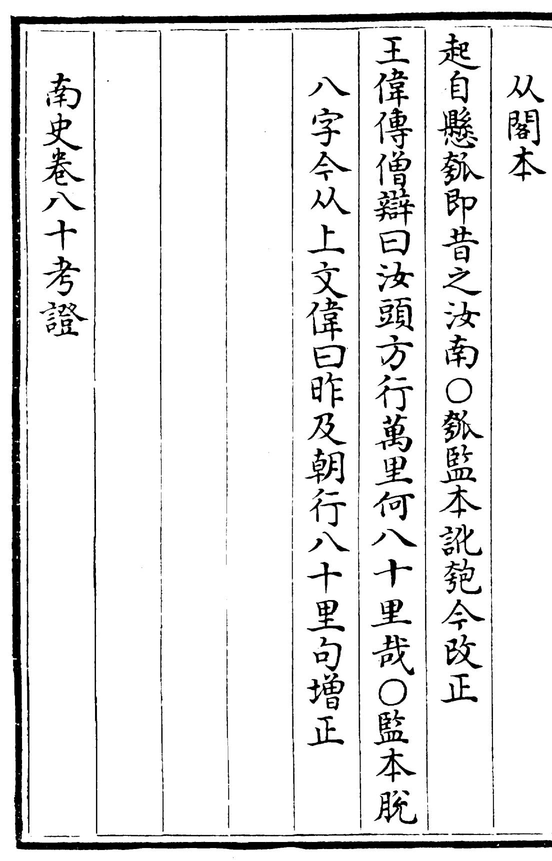
侯景傳澄知景無歸志○澄監本訛燈令改从齊書

王若次近郊必郊迎因而執之○郊迎監本訛巡警令从閣本改正

遣南浦侯推守東府城○推各本訛持令从監本

陳文徹李欽屯丹陽郡○上文云南陵太守陳文徹宣猛將軍李孝欽此脫孝字

大王以十萬之師未見賊而退若何○大監本訛夫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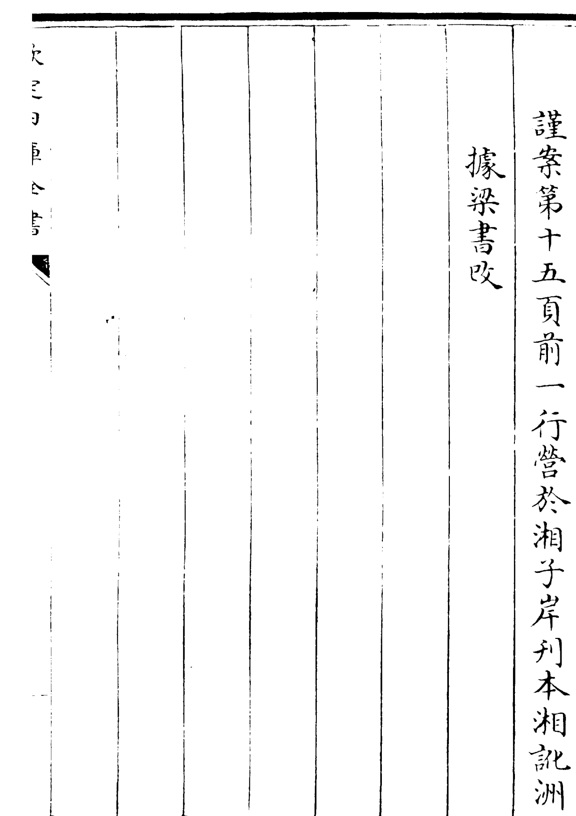


从閣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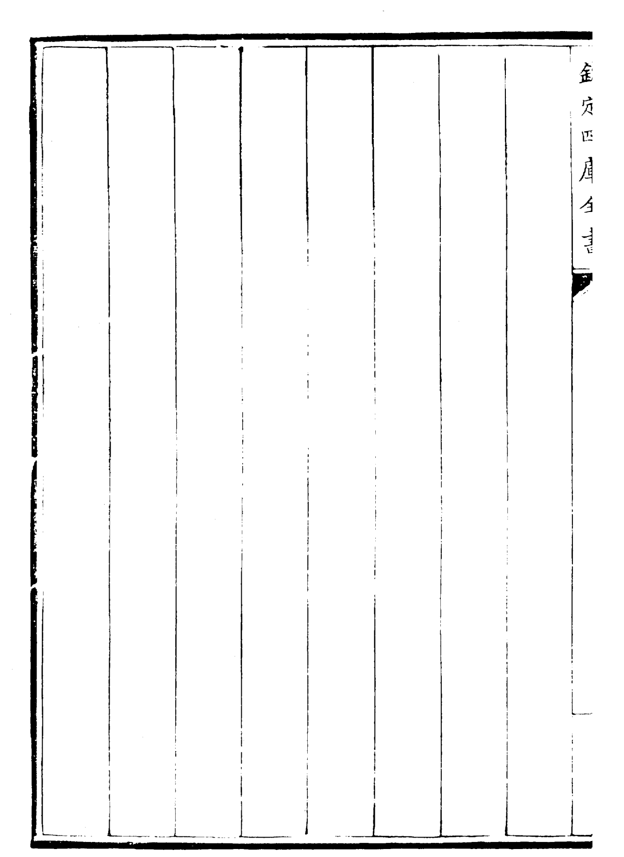
起自懸瓠即昔之汝南○瓠監本訛匏今改正

王偉傳僧辯曰汝頭方行萬里何八十里哉○監本脫八字今从上文偉曰昨及朝行八十里句增正

南史卷八十考證



謹案第十五頁前一行營於湘子岸刊本湘訛洲據梁書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蕭九成
謄録舉人臣李駰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釋淨空